

春大姐

刘真等著



青大姐



刘 真 等 著

春 大 姐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1957

1938

29

內容說明

本書收入的十三個短篇小說，是從“人民文學”雜誌創刊
號至一九五五年六月號中選輯出來的新人的作品。這些作品，
從總的傾向來看，應該說是沿着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前進的。
它們從部隊、工人、農民、漁民、兒童等不同的生活，表現了祖
國各地區、各民族新人物的形象和新生活的面貌；無論是就所
反映的內容或藝術表現能力上看，都是比較優秀和值得注意
的。

作品的排列按發表日期先後爲序。

春大姐

刘真等著

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245) 字數：169千

開本31''×43'' 1/32 印張 $9\frac{3}{8}$ 插頁2

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7000

定價(6)0.83元

目次

尹青春·····	寒風(一)
鎗江冰波·····	晴 霓(三)
科爾沁草原的人們·····	瑪拉沁夫(五)
擺渡口·····	劉紹棠(七)
小胖和小松·····	杲向真(九)
春大姐·····	劉 真(一〇七)
海濱的孩子·····	蕭 平(一五四)
『責任事故』·····	柳 溪(一六六)
孟廣泰老头·····	李 準(一八四)
營參謀長·····	鍾 濟(一九)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·····	鄭秉謙(二三)
楓·····	和谷岩(二五)

我和小榮·····

劉真 (二六〇)

尹青春

寒風

—

在一個乾了的樹墩子上，戰士尹青春正挺着身子出神地呆望着。他的視線穿過竹林，穿過黑綠色的樹葉子，投到那充溢着陽光的曠野上。一隻手無意識地撫着晒熱了的機槍，機槍閃着藍光。草坪上散放着肥大的五角形的洋桃的香氣，好像北方初夏時水香白杏兒的味道。風是溫和而爽快，南國的初冬是那樣的叫人愜意呀！但是機槍手尹青春完全沒注意到這上面，他跟別的戰士們一樣，在傾听着政治委員的講話。

政治委員馬紹同志講的臉都漲紅了。他揮着手勢說：『同志們！白崇禧匪徒被我們兄弟部隊從北面壓下來了，現在他只有一條路——從海上逃跑。所以他集中全力十幾萬人，擺開作戰的姿態，向我們這面進攻，企圖奪取廉江，沿着雷州半島逃到海南島去。我們的任務是要截住他，把他在大陸上殲滅。』

『同志們！這是党中央、毛主席給我們的任務。我們要跋山涉水，日夜猛進，不顧

疲勞來進行這一戰役。這戰役是在中國大陸上帶決定性的一戰。我們打好這一仗，使我們祖國和人民早日脫離戰爭，走向和平幸福的建設。我們黨員要發揚英勇頑強的英雄氣概。我們要明確地認識到：過去的艱苦奮鬥就是爲了這個。而今天呢？全國的人民都在注視着我們，看我們能不能完成這一任務。我們說：我們百分之百地完成，絕不給黨、給國家、給人民留下後患。

「在我們個人說來：我們過去是得過榮譽的，現在我們要爭取光榮到底！……」戰士們忽然伸出多少隻粗實的汗漬的大手，用力地鼓起掌來，好像一陣急雨，驟然降臨到這草原上來一樣，連竹葉也蕭蕭顫動了。

近兩個月以來，他們跨過五嶺，通過叢山瘴氣，一直打到南海邊上，被火熱的太陽和海裏吹來的鹹風刺的臉都裂了皮。但現在又爲新的任務而激動了。

政治委員又在高聲地喊着：

「我們怕困難嗎？不！因爲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，在我們面前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和障礙的。我們有對黨、對人民、對祖國的忠心，這忠心使我們有無窮的力量！」又是一陣掌聲，人們都立了起來，機槍手尹青春默默地站了一会，提着機槍走開了。下午，在村前的一片池塘的草岸上，人們一簇簇地分開，討論着政治委員的報告。

會議在莊嚴地進行着，這是黨的會議。太陽已經西下，還留下最後的霞光，漫過草原的山崗，展望着人們的活動。

當這會議開始的時候，機槍射手尹青春聽到哨子的聲音，慌張地從屋子裏跑出來問道：『在哪兒集合？』

『開黨的小組會，不是集合。』吹哨子的人告訴他。
他猛然沉默了。

『黨！』

剛才政治委員的話激勵了他，可是當聽到黨員開小組會的時候，他的頭懵起來。

『我雖不是黨員，我也是忠實於黨的。』

現在黨員們都開會去了，自己丟在這裏冷清地坐着，想到自己過去也曾爲革命戰爭流过血，可是不是黨員，他覺得太难過了。

二

尹青春是全連出名的機槍手，他才二十二歲，已經長成粗大的個子。他是河南省東部大平原上的人，一九三八年蔣介石決堤使黃河氾濫的時候，把他小小的家產洗光了。

父親走到外面謀生，一去無踪，他和母親出來逃難，母親在半路上餓死，他自己就漂蕩起來了。幾年之中他討過飯，放過牛，在氾濫的黃河裏撐過船，糧是沈重的，他的手也就變得強硬有力起來。最後他到人民解放軍裏當兵了。那是在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正是在中原打擊反革命武裝的時候，到淮海戰役他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戰士了。

每當他想到那光榮的出名的淮海戰役時，他就悲哀地埋怨起自己來。

淮海戰役，他曾請求入黨，讓黨在戰鬥中考驗自己。那時他是彈藥手，在攻擊的時候，他帶了足夠用的子彈，此外又帶了十顆手榴彈，兩個手雷，插在腰帶上，就發起了衝鋒，一直隨着射手衝進敵人陣地，射手被打倒在開闊地上，他楞了一下，抓住機槍壓上一匣子彈，端起來衝到前面去，給步兵開闢道路，子彈打完了，他說：『我用手榴彈掩護。』說着就握緊手榴彈參加衝鋒了。

戰鬥下來他被人們稱讚着。

因為他愛吸煙，把一個俘虜的精緻的木煙斗裝到他的布袋裏，他真是喜愛它呢，但沒有向任何人談到這件事。

第二天，排長黃自立和他談話，他們走到村外枯了的棗樹林裏閒轉着。

『尹青春！你戰鬥上是很好的，大家都稱讚你，就是你那一個煙斗……當然，這是

小事情，可是這是戰場紀律，你那一點東西不算什麼，對紀律忽視是不行的，使黨的威信受影響。』

黨籍問題拖下來了。

渡江以來，一直追擊敵人到海邊，把敵人全部殲滅了。在那潮上來的淤泥裏，兩隻腳泡在鹽水裏作戰，鞋子都掛不住腳了，好長時間是光着腳的，有些人在拾鞋子穿，他也跟著一起違犯了紀律了。可是事後比什麼都後悔，恨自己，他明白了，『我錯了！』現在什麼都重新想起來了！

尹青春像受了傷一樣悲痛地掉着淚，可是他真的受傷的時候是沒有掉淚的。多少年來，生活中經歷過多少艱難和悲痛，連死了母親也覺得平淡，唯有今天，他的眼淚却滔滔不絕……他的頭開始懵懵地痛了，混身冷的哆嗦……

他又發起瘧疾來了。

傍晚的氣候是涼爽的，從南方一百多里以外飄來海上溫和的風，好像用手可以摸着似的；從屋子外面送來陣陣洋桃的甜香，混合着稻田的泥土和稻草乾燥的氣味。尹青春靜靜地躺着，他的頭已經開始熱起來，呼吸也是粗而短促，後來，就昏昏地睡着了。

直到日落，他被一隻潮濕的涼涼的汗手觸醒，那手從他的前額挪去，又解開扣子沉

沉地压到他的胸脯上，說：『他病了！怎麼辦？』以後又自言自語地說：『班裏就更沒有人了，那麼多的新同志。……』尹青春朦朧中听到叫他。

『尹青春！病了吧？』

『沒有。』他睜開眼睛看見班長陶義信蹲在他跟前。涼涼的手貼在他火熱的身上，覺得那樣的舒服。

陶義信重複地說：『你是病了，混身熱的燙手。』

『剛才有點兒冷，這會覺着熱了。不要緊，你們開完了會？』

『完了。』

『晚上班裏開會吧？』

『開。』

陶義信把尹青春的衣服扣好走出去了。他沒有說更多的話，但是尹青春感到了班長對自己病体的焦灼和關懷。

夜裏，一盞微弱的燈光，火苗兒在跳動，全班的人都集攏起來，尹青春把久已想好的話，恨不得一下子都吐出來，他說：

『報告！我發言，這回是大陸上最後的一仗，不管我病的怎麼樣，我爬也爬到戰場

上去，爭取立功，爭取入党。完了！』

夜深散了會，尹青春從屋子裏出來走到院子裏，好像感到一些輕快。他順着夾道走出來，走在一面照着繁星的池邊，嗅到一股河泥的清涼的氣味。村子的一端，一個孤立的房子裏射出了淡紅的光，他推開門進去，一直走到灯前，好久不吭聲地站在文化幹事李長亭的旁邊，後來有些害羞地要求對方幫他寫個請求書。

尹青春像孩子一樣的規矩，也用孩子一樣的聲調，雖然他長的又高又大，在這時反覺得所有的人都比自己高大得多。他看着文化幹事的筆的活動，說得很慢，好叫對方一字不掉地記下來。

『……淮海戰役，我戰場上犯了紀律，廣東戰役，看到別人犯紀律，自己不制止，自己也跟着拾了一雙鞋子……我保證在這次戰役中，堅決响应黨的号召，不光要打好仗，還要成爲遵守紀律的模範，讓黨在這次再考驗我吧！』

他好像放不下心似地，又重複地說了一遍。說完了又仰起頭來想，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呢？如果可能的話，他真想把心掏出來表白自己。灯光映着他焦急的神色，他感到時間是迫不及待了，什麼都晚了，自己像是走了多少彎路，現在要重新去走。感到多少沉重的東西在壓着自己，阻礙自己到達「黨」的路上！他嚥了一口唾沫說：『从今天起，我

全心全意爲黨給我的任務而努力去做吧！」

最後，在他自己名字下面按了一個手印，把紙摺起，站起來走出去了。外面一切都是靜靜的，池水映着星星在跳動，他仰起頭來，一排三顆小星正臨到頭頂。他站住了，用手摸着決心書，想着：

『天一明就交給支部書記。』

三

從廣東茂名縣以西，完全是一片荒山，從那濃密的林叢中行進，常是找不到路的，在十分之一的地圖上，連一根黑線都沒有。部隊不分晝夜在這沒有路的山區中爬行，山越來越高，尹青春的病也顯然一時一時地加重着。

班長苦惱了，『同志！留守吧！不要把身子拖壞了！』

尹青春總是這樣拒絕着：『病能掙扎過去，我能跟上隊伍的，走吧！』

艱苦在熬煎着他，他一歪一斜地在小路上顛跛着，覺得天地都在旋轉，但他總是緊緊地跟在隊伍的後面。跟他一起走的是他的彈藥手趙玉珍，是一個新解放的戰士，山東人，今年才二十歲。尹青春想，他不能這樣的沉默着，他應當工作，於是掙扎着鎮定起

來，換了一口氣說：

『趙玉珍！你怕不怕打仗？』

『我沒有打過仗……』

『不要怕，你打過一次仗就知道了。』

『小組長，你病的這樣還能打仗嗎？』

『能！你別看我現在病，一打仗就好了。病不算什麼，一陣兒的事情。』他緊迫地換着氣繼續着說：『从前，我也是不敢聽見槍响，槍一响就哆嗦，心咚咚地跳。後來我們訴苦，挖窮根，你看，我們的窮根兒都扎在國民黨蔣介石身上了，人家屁股底下壓着我們翻不起身來！我們就因為這受罪的，奇怪吧，一想到自己的苦處，胆子就壯起來，敵人打的越厲害，我們的恨勁兒越大，我們要給自己爹媽報仇，給窮人報仇。……現在的痛苦是一時的，忍受過來就是幸福，苦還能苦死人嗎？可是幸福是祖祖輩輩的事情。……』

不知有多少荒山在他們的話聲裏滑向東去，西下的太陽正烤着他們的臉，尹青春的額角沁出了汗漬，病已經覺得輕鬆一些了。

這一天砲聲更近，而且听到了重機槍的聲音。

部隊進了一個村子，都擠到一個很髒的院子裏，坐在背包上等待着。在一邊正架着

行軍鍋燒飯，那切菜的声音也和機關槍的声音相仿，火苗幾乎把鍋都吞沒了，水往外溢。從人羣裏擠過來小個子的政治委員，人們用鼓掌來迎接他，他的手舉到帽簷上，來回答戰士們的歡迎，掌聲更加激烈了。

政治委員堅決地揮着緊握的拳頭說：「我們要卡住這雷州半島的咽喉，把想奪路而逃的敵人一舉殲滅，勝利地完成這大陸上的最後一戰。……」

全場立即緊張起來了。

尹青春把自己身上的東西都搜索出來，跨過機關槍，大手一把拖住支部書記：「支部書記！……給你！」

支部書記握住他的手，盯住他的臉說：「同志！你和事務長留在後面。」這機關槍手真急了，一時說不上話來，光看見嘴唇在顫動着。

「我下過決心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你現在是病了！」

「不！我已經好了，我沒病。」

支部書記何子毅緊緊地看着他，收了這固執的機關手交給的決心書，只說了一個「好」字，再沒有什麼話說了。在戰爭之中，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行爲，叫人感動的掉